

◇ 铭心一刻

春天的使者

[衡阳] 聂睿

清晨,突听一阵“叽叽喳喳”的声音,刚开始以为是歇息在对面楼顶上的鸟儿,可这声音很近,似就在客厅的阳台。我趿上拖鞋,轻着脚步出去查看。

只见阳台上有一只翠色的鸟,颌部微微泛黄,胸脯则为白色,身形轻盈,竟像是暗绿绣眼鸟。阳台的窗玻璃只推开了一点,大概就是它进来的地方。

“竹外桃花三两枝,春江水暖鸭先知”,此时,这份春暖最先感知的,是眼前这只不请自来的鸟儿,像是把春天悄悄衔进了我的阳台。

此前在电视上看到过不少小鸟因撞上玻璃而丧生的新闻,家中的阳台三面都是玻璃,我更轻声细步,生怕它会受到惊吓,一阵乱撞。

它在阳台上的地板上一蹦一跳的,“啾啾”清脆地唱着歌,也不着急飞出去。见我过来,它突然扇动翅膀,扑腾飞起,“咚”的一声在玻璃上一撞,声音不大,它似有些眩晕,就站在了地上。我不好再上前,只得绕远它,打开另一侧的窗户,又把附近的窗户推开,希望它想出去时能顺利飞出去。它再次飞了起来,摇摇晃晃地躲进一旁晒干的艾蒿中,叽叽喳喳地鸣叫,似在警告我。

我蹲下去朝它低语道:“别怕,别怕……”果然是暗绿绣眼鸟,眼周一圈浅白,像是眼影。好有灵性的鸟儿!鸣叫声渐渐稀疏,我缓缓向它靠近,想把它带离。可就在这时,它一个跳跃,又远离了我!

曾在位一位学国画的朋友家中看到他临摹的《枇杷山鸟图》,画中绣眼鸟跃然可爱,机警非常。眼前这只与那画中的实在相像。当时朋友和我说绘这幅宋画,最好用熟宣或绢,然后又说什么分染、勾线,我是一句也听不懂,只注意到画中绣鸟的灵动活泼,觉得它应是一个吃货,不然枇杷枝头的它,怎会突然间注意到一颗枇杷上的蚂蚁。

我心中一动,去客厅摘下一粒葡萄,小心撕开皮,露出晶莹的果肉,慢慢递向它,我的手一点点往前伸,一面轻声说“好吃的”。它的头扭了几下,仿佛在观察,“啾——啾——”它竟真的靠了过来,啄我手上的葡萄果肉,也准我用另一手轻轻抚摸。我从口袋取出手机,想将这一幕录下分享到朋友圈,刚打开镜头对向它,它仿佛察觉到了,扑棱一下飞起,穿过敞开的窗户,落进了小区树木中。

我有些怅然,同时也猛然听到,窗外鸟啼声此起彼伏,竟像是一曲春天的合唱。

微风拂进,带着初春的清气。不必在朋友圈里追春,走出去,春天会迎面而来。你呢,我的朋友,你已多久没有放下手机,走进春天的怀抱,畅游一下大自然了?

◇ 铲屎官说

养猫记

[南京] 张元

我驻足过很多宠物店,见过无数猫,但都空手而归。直到今天,虚岁三十岁生日这天,我终于带回了属于我的猫。

这家宠物店有不少猫,品种、品相各不同,两两关在一个狭小逼仄的隔间。这样的隔间有十二个。老板见我推门进来急忙讲出关键:今天买猫打七折。

老板挥了挥手里的逗猫棒,略显萎靡的小猫瞬间热闹扑腾起来,想抓住棒子上晃动的穗穗,像上了发条似的。有的力度没调整好,脚底打滑撞在玻璃上,“嗷呜”随之而来。场面更为混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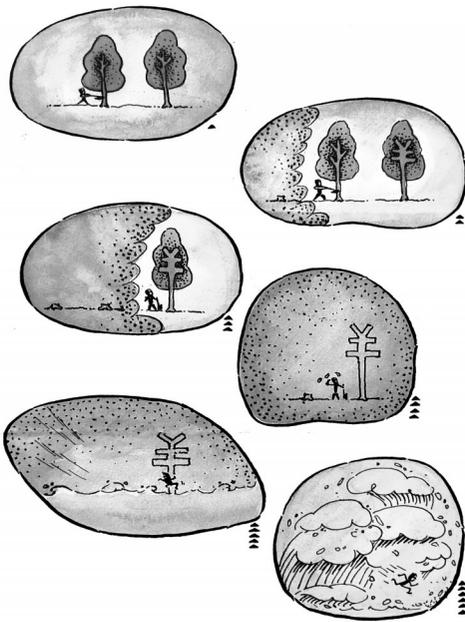
只有它没有动,在角落里仰着脑袋看我。它是一只五个月大的蓝白英短,小小一只,光看着就赏心悦目。我们默默对视,老板顺着我的目光,心领神会地打开隔间的门,抓起它向我介绍:性格特别好,不会咬人抓人,会用猫砂,五个月是接手的最好时间。

也许是性格像我吧,也许单纯就是眼缘。付钱时老板尽可能全面地告知我一些养猫细节,建议我再买点他那儿出售的猫粮猫砂玩具之类,说是猫咪从小就用的,比较习惯,有助于猫咪度过适应期,以及还有一针疫苗没打完,一周后来补上。我没有经验,无论老板说什么,我都点头应允。

回家路上,它盘缩在猫包里,不叫也不闹,很轻很轻。我絮絮叨叨地给它起名:饼干、阿呆、面条、奶

茶……直到说到肥牛卷,因为我脑子里闪过晚饭准备做的洋葱肥牛。我很满意这个,连着喊了好几遍,又简化成“卷卷”。“卷卷”,我喊它。“喵”,它轻轻回应。“卷卷!”我开心坏了。“喵”,它继续回应。

夏天,傍晚,微风,粉色紫色橙色渐变的天空,云被抻成薄薄一片,以一轮远远的弯月为点缀。街上没什么人,车很少。一人背着猫包,两只手里提着大小小、满满当当的猫用品,狼狽又浪漫。



《人无知,水无情》

[北京] 朱丞

◇ 两代风景

给父亲改制“长袖马甲”

[南京] 倪科

两年前我一退休就回到乡下,陪父亲共度一段清闲时光。父亲虽然和弟弟一家生活,但有自己单独的空间,包括小厨房。那段时间,我们同睡一张床,共饮一锅粥。白天一起散步,晚上听他讲荣获市劳模的奋斗故事。日子像溪水,静静地流。

暮春的早晨还有点冷,可我发现父亲有一个奇怪的穿衣现象。衣柜里明明有妹妹给他购买的毛衣,有厚的,有薄的,但父亲却一件也不穿,而是把他夏天的、秋天的不同颜色的衬衣叠上四五件,然后在外罩上一件开襟旧马甲。最外面,才是见客的外套。

一天早饭后,我忍不住问父亲:“您怎么这样穿衣服?”我摸着脖子上那一圈五彩的衬衣领。父亲好半天不做声,点上烟狠狠吸上几口,“我穿不上去,穿上去就脱不下来”。

父亲声音很轻,像秋叶轻轻掉落地面,却对我的心房重重一击。我这时才顿悟,父亲已经是84岁的老人了。我们习以为常的抬臂套头小动作,对他来说,已经像关山一样难越。我们做儿女的习惯地以为现在生活好了,只要给老人提供比较好的吃的、穿的、住的,就完成了任务。

我立刻联系妹妹,商量能否把那些毛衣或羊毛衫全部改成开襟。妹妹先是心疼那么好的品牌毛衣被损坏,后又为难地说,现在哪家还有做衣服的缝纫机?连个针线篓都没有了。

正巧,街上有一家定做窗帘的门市。我就带着几件父亲的毛衣前去碰运气。听说是为老人改制,老板娘爽快答应帮忙。先试做三件样衣,用剪刀从正面直线剪开,然后对断口毛边进行包边。对三件样衣分别进行缝上拉链、或缀上隐形按扣,或缝上宽幅的粘扣带。

我拿回家,给父亲穿戴测试,他顺滑地把手插进长长的袖管,竟像是专为他定做的长袖“马甲”,父亲脸上掠过一丝孩子般的欢喜。测试锁扣时,那双曾娴熟教导我们拉胡琴的双手不如以前那么自如。在关闭拉链时颤颤巍巍的,要么链齿对不齐、要么不到位,拉头上那个小插销总也插不进卡槽。测试按扣,也同样艰难,父亲摸摸索索,却每次都按空。只有用粘扣带的这种,宽宽的带子,有手感,手一摸就知道位置,稍一用力,便稳稳合上。

于是,照着第三件的样子,我一口气改好了五件“开襟”的长袖羊毛衫,厚的两件、薄的三件。父亲马上挑选了一件准备第二天早晨穿在身上,其余的将它们整整齐齐放进衣柜。正巧,当天弟弟也从北京轮休回来,晚上我们一起送他到街道澡堂痛痛快快地洗了一个热水澡,里外重新换上内衣、羊毛衫,父亲直喊“舒服舒服!”

我们总以为华美的锦缎可以表达亲情,却不知这改造后的开襟,让我们窥见,在岁月的皱褶里,那些衰老的肢体、难以言说的窘迫,才是老人们随时随地的需求。

◇ 青春纪事

一句之师

[长沙] 甘正气

历代诗话记载了不少“半字师”“一字师”的掌故,我则有一位“一句之师”。

他是我大学同学兼室友,身形瘦且高,语速快而声音沉。虽然我们进的是法学院,但他喜欢捧读《中国楹联集萃》《古今名联大全》,有倚马才,是雕龙手,刚开学就在校报上发表了一篇小赋,谈吐也甚是犀利,让人觉得有点像解缙。他的故事如果写入《世说新语》,可以归到“捷悟”类下。

我和他交集不多,跟杜甫和卫八处士一样“人生不相见,动如参与商”。早上我去读书时,他还在酣睡,晚上十一点多回到寝室,他已经倒在床上,好像在听收音机,我送他一个外号“卧龙生”,他不以为忤,欣然笑纳,常常用以自嘲。他的书桌与我的相邻,但见他桌上的书渐渐蔓延开来,堆积起来,越积越厚,越堆越高,形同堆垛,危如累卵,陆游称自己的书房为“书巢”,这位室友的书桌也当得此名。

他看书飞快,兴趣颇广。几次我回寝室早,见他正坐在书桌前用手撑着头苦啃一本大部头,眉头微蹙,念念有词,咀嚼其中一些精彩的或复杂的句子。后来和他聊天,发现他其实把那些话全部都记下来了,能够脱口而出,原文背诵,甚至清楚地记得这段话的前后文,让我惊为天人。偶尔他也推荐一些好的诗文给我,有次我深为一件小事所恼,他就翻开一本诗词集递给我,说其中有几句他非常欣赏,希望我能读读,我拿来看,顿时让人心胸一开:“丈夫何事足萦怀,要将宇宙看稊米。沧海横流安足虑,世事纷纭何足理。管却自家身与心,胸中日月常新美。”

不久,他当上了校报记者,常常去采访一些博士生导师,然后就有一些人物通讯出现在校报上,文章不时引用一些古雅有气势的句子,如“功崇惟志,业广惟勤”“大鹏一日同风起,抟摇直上九万里”,还巧妙化用从屈原、贾谊到汪国真的名言,并自创“铸就雄才万流仰,法魂道义共担当”之类的佳句,很快被那些老教授引为小知己,视作忘年交。校报用一个整版刊登过他的《湖湘赋》,可在课堂上很难见到他,他好像也很少知道我们在哪里上课。有时见他一摞摞地将书提回寝室,譬如几十本发黄的《新华文摘》旧刊以及各种社会学著作,占据了满满一张卧榻。

他照旧忙碌着,全校各个学院的学生刊物他几乎都做过特邀编辑、执行主编,我依然像运行电脑程序一般地听课、自习。2002年10月,大四第一个学期刚开学一个多月,免试读研的名单在教学门口张榜公布,法学院8个班360人,保送了5个,我是其中之一。鉴于他的文章基本都关乎文史,有教授推荐他去哲史文化学院读研,他婉拒,然后考上一所名牌大学继续读法学的研究生去了。

大四课程已是极少,毕业在即,寝室“卧谈会”的时间渐长,内容也日趋严肃。有一天晚上,应该是闲极无聊,也或许因为毕竟年轻,赤子之心未泯,高瞻远瞩的室友躺在床上,合议决定互相指出缺点,以利共同成长进步。几位室友已经深谙人情和语言的奥妙,对我说:“你最大的缺点就是不爱文体活动!要学会唱歌!”我那时不用找工作也不用考研,心情之好让我难免好为人师,我坦率提醒这位室友:“你的社会活动似乎太多了一些。”

他则真诚地对我说:“你的知识面也可以稍稍扩展。”我懂他的意思,觉得他真的是说到了点子上,于是第二天就开始翻看经济、逻辑、修辞等方面的杂书,慢慢又去读文学、哲学,开始了业余写作。他后来又读了博士,现在教书育人,早已是大学教授。

我每每感到自己已然非常“渊博”或是差点把别人的恭维当真的时候,就想起这位大学室友的忠告。他可以算是我的“一句之师”。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,也可在微信“添加朋友”中“查找公众号”,搜索“B座西窗”或微信号“bzuoxichuang”。